

華人小哥怒曝：公寓強迫他摘掉春節裝飾！原因是“太醜”！



'What about all the Christmas wreaths?' Tenant says apartment management told him to remove Lunar New Year decorations

對於華人們來說，每年春節張貼對聯和裝飾一直以來的傳統。

不過，近日卻有一個華人小哥遇上了糟心事！當他將春節裝飾品張貼在所住公寓的門前後，竟然被大樓的管理人員強制摘掉，理由是“出于美觀原因”。

這件事情讓小哥感到憤怒又無語，在網絡上發視頻怒斥了管理處的行爲，並反擊稱：“那些聖誕花環憑什麼就能允許？”

要知道，上周六（1月21日）是中國傳統春

節的除夕夜，很多華人都迫不及待給家里換上了春節裝飾，試圖增添一些年味兒。華裔小哥 Dieric (@thearchivalform) 也不例外。

在周五發佈的一段 TikTok 視頻中，小哥說那天他接到了公寓大樓打來的電話，告訴他必須取下掛在前門上的四張春節貼紙。

Dieric 在 TikTok 的簡介中稱自己是台灣人，他告訴管理人員這些貼紙是為周日（1月22日）的農曆新年準備的。然而，對方卻告訴他，這些裝飾不“美觀”，與大樓的其他住戶也不相稱。

“那麼，那些掛在前門上的聖誕花環呢？”Dieric 在他的視頻中說。“還有那些把情人節裝飾品掛在門前的，難道也會被制止嗎？”

Dieric 說，管理處所說的在前門上張貼裝飾品“不符合審美”是完全沒有理由的。他徹底被這一說法激怒了，決定跟他們硬剛下去！

最終，Dieric 決定終止租約，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也包括這次春節裝飾的問題。所以，在他搬出去之前，他會在門上掛更多裝飾品。

“我又在門外掛了一些紅燈籠，”Dieric 說。“因爲你憑什麼告訴我，我們的傳統裝飾不符合審美？”

在視頻的標題中，Dieric 使用了 #StopAsianHate 的標籤。周一，他的視頻獲得了近 20 萬次觀看。

在後續的視頻中，Dieric 展示了全新的裝飾，除了兩張帶有“福”和“春”的貼紙外，還張貼了一副對聯！

Dieric 說，如果他再接到關於拆除裝飾的電話，他將要求對方書面解釋這樣做的原因。如果問題繼續存在，他可能會找律師。

“我不會退縮！”Dieric 在視頻中說到。

在評論中，很多人都對 Dieric 的做法表示支持，認爲每個人都有權利張貼代表其傳統文化的裝飾品。還有一些人建議他向美國住房和城市規劃部投訴這種歧視行爲。

白女巴士狂刺華裔女大生：毀美國的人殺1個少1個

白女巴士狂刺華裔女大生：毀美國的人殺1個少1個

據世界日報報道，印第安納州布魯明頓(Bloomington)市警方表示，一名 56 歲白人婦女比莉·戴維斯(Billie Davis) 11 日在巴士上持刀攻擊一名 18 歲印第安納大學女學生，連捅被害人背後及後腦多刀，被捕之後兇嫌坦承因是對方“爲華人”、“毀美國的人殺一個少一個”；目前嫌犯已被控殺人未遂及加重傷害。

美聯社 14 日報道，被害人向檢方表示，當天下午自己站在接駁巴士車門口，等候開門下車，另一名乘客突然開始攻擊她的頭部。

巴士的監視攝像顯示，攻擊發生前，兩名女性並無互動；一名目擊者當時也在車上，尾隨戴維斯並通知警方加以逮捕；被害人因多處刀傷流血而送醫急救。

地方電視台 WNDU-TV 報道，法院文件指出，兇嫌承認起意攻擊被害人乃是她爲華裔，而用摺疊刀連捅被害人多次，還稱“毀美國的人殺一個少一個”，目前並無律師爲被告辯護。

負責多樣性、公平及多元文化事務的大學副校長威姆布什(James Wimbush)發聲明說，反亞裔仇視是真實存在的，會對個人及社區產生痛苦的影響；任

何人都不應因其背景、種族或傳統而面臨騷擾或暴力。相反，由於校園及社區文化、身分及觀點的多樣性，布盧明頓與印第安納大學社區會更加強大。

布盧明頓市長漢密爾頓(John Hamilton)也表示，公車上的襲擊行爲是不可接受，並會作出適當處理。

印第安納大學正提供諮詢給社區有需求的民衆，大學“亞洲文化中心”把這起攻擊事件稱爲“駭人而有目標的仇亞、反亞犯罪”。

印大學生周政(Zheng Zhou，音譯)表示，11 日之後立刻覺得搭巴士不安全；他 13 日下午與另幾位同學到亞洲文化中心會面，討論這起攻擊，不禁流淚並漸生憂懼。

周政表示，大家覺得這個時間點很無助，最需要彼此支援。

警方回應本案是否會以仇恨罪名來偵辦時指出，州相關法條並未列仇恨罪內容；印州 2019 年立法規定有仇恨罪，“馬修波德基金會”(Matthew Shepard Foundation)指出，此罪名法官以歧視因素，如膚色、教派、失能、母國、種族、宗教而犯下的罪行，而宣判更重刑期。

但印州立法會蓄意刪除性別認同、男女爲可能促使犯罪的動機，“反污名化聯盟”(Anti-Defamation League)指出，印州仍排在沒有仇恨罪法條的榜上。



陪伴一些華人(專題)新移民(專題)，度過了他們來美國生活、成長、適應、甚至成功的不久一段時間，開始有了一些簡單的、或許可供將來繼續延伸的感觸。

剛剛來美的最初一段時間，很多華人都逃不過抑鬱的折磨。對於因工作遷徙、移民、出國求學...而生的抑鬱狀態，我曾經有過一兩篇文章來描寫(留學生(專題)出國早期的心理適應問題)(給在這個動蕩年代出國的人們一些建議)，在此不再贅言。

只想多說，或者嘮叨一句：你並不孤獨，這種因過往熟悉的支持系統改變(無論那些支持者多麼不給力，但他們起碼曾讓你熟悉)；因典型的中美文化差異而生的抑鬱，真的極其普遍。不要自卑/自戀地認爲這只是你一個人的問題，當然每個人抑鬱的誘發點不一樣，但最初的這數個月，甚至多至數年的抑鬱和低落，是幾乎每個新來者都要“蛻掉的一層皮”。包括來自於日常關係體驗更加稠密的歐洲移民，如法國和德國來訪者，在與他們工作的過程中，最初移民美國的適應期-抑鬱期，也是一個經常被談及的主題。因此，這絕不是一個獨屬於華人的心理議題。Don't be ashamed by being depressed!

今天我重點想展開的，是另一個議題：自卑。本來我想使用“自卑情結”——這個源出於阿德勒學派的術語。但是轉念一想，我並沒有什麼宏大的理論要附加在這個主題之上，我只是談我所觀察到的東西。

在美求學/創業/移民的過程中，來訪者幾乎縱貫諮詢全程，可能都會有的(有時明顯而有時隱晦)諮詢主題之一——就是自卑。

總結一下，自卑體驗可以(但絕不限于)來自於這些領域：

- a. 語言使用障礙帶來的自卑
- b. 文化差異帶來的隔閡感——進而引發的自卑
- c. 因與其他種族人士約會/戀愛/婚姻產生的親密關係中體驗到的自卑
- d. 移民/出國前的某些成長創傷，在新的環境中被激活的自卑感
- e. 在工作過程中因“中性化程度不高”所帶來的自卑感和羞恥感
- f. 種族議題引發的自卑感

一、語言使用障礙帶來的自卑體驗

雖然我接觸到的第一代華人移民來訪者，很多人在來美之前就具有了基礎的，甚至較高的英語表達能力。但因語言使用障礙所帶來的自卑感，卻有時會伴隨他們數年甚至更長時間(當然我不是沒見過自稱“自己英語比母語好”的一代移民)。

很多華人來訪，尤其是國際學生會反映：自己用母語思考的能力遠遠走在前面；而用英語表達的能力卻落在後面。

就好像自己在母語中，其實是一個很有想法，很有創造力的存在；但在用英語表達的過程中，卻顯得相對幼稚和僵硬得多！

而我自己也有一位英語水平其實很不錯的友人，曾經告訴我：她在中文的世界中幾已達到“拈花微笑”——用非常簡單的語言表達出極其詩意之意境——這個程度；但是她在英語的表達中，卻依然可能只是個高中生水平。

這讓她感到自己的英語，壓根兒配不上自己的心中的意境——這種情況真是太常見。

而這種心中微妙、精細的中文母語意象(深層語言結構)；和相對稚嫩、“粗糙”得多的英語表達之間——真是有種林黛玉和焦大之間的格格不入。

這當然會滋生自卑，甚至是針對自己的自戀暴怒(narcissistic rage)

人，若控制不住自己一直以來可以控制完好的基本技能(如語言、基本動作)，就是會產生煩躁(自戀暴怒的表現之一)；而這種有時聽不全

淺談在美華人(第一代)的自卑感

環境中成長起來的——因此他們的自尊系統相對脆弱——從小到大各種或隱或現的“鄙視鏈條”把他們心中的人生存在方式，甚至各種人——下意識地分成了三六九等，如若他們不幸進到了哪一等中去，那麼他們內化的嚴厲超



我會劇烈運作起來，讓他們感到痛苦。

再來看另一方。美國社會絕非純然公平，它固然有不少人文關懷，但有時也是現實得可怕(在心理層面上，一部分是出於人們相對明晰甚至有些僵化的“邊界意識”)。而且在加州(專題)，這樣強調直接/效率/外向的經濟大州，人們在保持禮貌的同時，很可能會說出或者做出一些重效率，而不重你感受的事情。

因此這對某些新移民而言，聽上去非常像是評價、和對自己的控訴。但後來與別人掰扯清楚以後，又發現不是這樣，於是坦蕩了。

但更多的情況是：因爲自尊心被“帶回”到曾經受評價，受 PUA 的潛意識記憶中去，所以我們感到自己根本無力和別人澄清和掰扯——如此則憤懣和不公平感就無法被宣洩，接着憤怒就只能對內，對自己，因而感到自卑(覺得自己沒用...)，甚至抑鬱下去。

我絕不是說，加州人一個個說話做事都很中性，全然對事不對人——這是一種天真的、理想化的描述。但是，這個文化，它的確主張人人都用說話，speak up 的形式來捍衛自己的利益，無論是在日常的面質之中，在激烈的學術爭論之中，在感覺要掀桌子的商務談判之中，乃至在法庭之上(法官經常和被告或者其他人吵架...)

如果你，在曾經的環境中——因自己爲自己辯護，而反復受到“追加性打擊”的長期調教的話，那麼你是不會傾向於在當下爭辯和 speak up 的——如此，在這個文化中的，確就是會“吃啞巴虧”。

因此在與第一代移民來訪者工作的過程

擊：“你這孩子怎么这么鑽牛角尖？”

“你怎么對父母这么斤斤計較？”

“你要不是我孩子，我還真的懶得說懶得管”

“不管/不說可以啊，那你翅膀硬了，你走啊...”

我們需要看到，有些華人新移民/留學生，曾經長期是浸泡在這種“要么就站在这里被我 PUA，要么就走人”的這種“分離威脅”(參考：有些分離焦慮之下掩藏的，是兒時的“分離威脅”)。

中，心理動力學真的有着不錯的效果：

它可以讓人看到——哪些現實刺激，是真的非常有攻擊性，或者不公平的；

哪些刺激，更是激活了你過往的傷痛，因此顯得非常有攻擊性——也許它的痛苦被你的“內隱記憶”(即潛意識)放大了很多倍，並且引發了你更多的自卑情緒，或者抑鬱狀態。

在理清了自己的內在以後，我們則可以更好的，更貼合自己風格地，更加根據現實情況地去抗爭、言說、沉默、又或者退卻選擇不惹事。

關鍵，我們華人有了自己的選擇。

三、結語：關於個人和民族傷痛

要談因文化差異、種族問題，以及不同族裔之間親密關係問題而引發的自卑感，我今天恐怕是沒有精力了。而且這些主題也相對敏感，我害怕自己又被喝血。

但對於這些部分，我有很多自己的感悟，出於大量的臨床工作，也出於我自己的生。因此我對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：如果你自己沒有看不起自己，那麼在這里，別人就不敢看不起你。

因種族/文化歧視而收到的投訴，如有證據，基本上起碼——都會讓人丟掉工作。

華人，和其他任何族裔一樣，在這片由移民組成的國度上和其他人共處、競爭、一同存在着。每個族裔都帶着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風格來到這片土地，因此你也可以說，這里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。

已經不止一個族裔的來訪者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日常點頭之交表達過“美國沒有自己文化”的觀點——它建國才這么多年，因此無論你來自於歐洲、非洲、亞洲、大洋洲、南美洲，你都有權利，也理應繼續攜帶着自己獨一無二的個性，以及以及你文化的特點，生於此。

須知老子言：“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埴埴以爲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……是故“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”。

我們的中華文化本身具有仁慈寬讓的特點，但這絕不意味着妥協、沉默、退讓。自信(自卑的反面)，是每個個體，用自己的反思、體驗、行動，含辛茹苦的掙到的。

按照科胡特的觀點，成年人的自信，是你允許自己去到優質的自體客體關係網中去，並且覺得你配得上這些關係，彼此滋養——而逐漸生成的。

孔子曰：“直哉史魚！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。”(論語·衛靈公第十五)——無論這個邦如何，你又如何能抹去自己作爲一個人的真實體驗，和自己好不容易成長起來的自性？

而誰，在來到這個代表着“重新開始”的國度以前，又不曾披過傷痛？清教徒、愛爾蘭飢民、大屠殺幸存之猶太人、抑或是那些用生命架通加州南北的華工？

個體不因自己的創傷而自卑，而民族亦不應——因自己過往的傷痛而自卑，且把自己病態化，因爲：

“在我的印象中，最具創造性和創新性的個體，是那些儘管經歷過深切的創傷，卻依然能夠通過找回自己的核心自體，從而獲得完整感的人——透過創傷，和對創傷的創造性回應，一個人可獲得自己最高的成就和能力”

——海因茨·科胡特
來源：倍可親(backchina.com)